

十先生奧論註

十
文
生
員
論
註

十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王宮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先生與論註後集卷十四

五經論

葉適

總論

古之治足以為經不待經以為治後世待經以為治
而其治未能出於經其事宏大廣遠非一人之故一
日之力而儒者欲以簡易言之此所以謾然而莫得
其統也上古聖人之治天下至矣其道在於器數其

變通在於事物其紀綱倫類律度曲折莫不有義在
於宗廟朝廷州閭鄉井之間其教民周流登降會通
感應之節而誦說其所以然之意使之自得於心而
有餘於身以行之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在於望官
其波頽風靡而天下之人無不根於性命閑於道德
而習於死生之變其治之若此至於承弊改法聖人
繼出損益文質先後迭施治有異而不相廢道有同
而不相襲故其言語文字或始之以陳其義或終之

以紀其成言與事遷書與世易蓋皆可以為經而當時之天下不待是以為治周室既衰聖王不作制治之器喪失而不存或其器僅存而其數廢缺而不明民之耳目無所聞見心無所正而其上下始習為鄙詐戾虐之行風俗日以敝惡而相趨於亂孔子哀先王之道將遂湮沒而不可攷而自傷其莫能救也迹其聖賢憂世之勤勞而驗其成敗因革之故知其言語文字之具者猶足為訓於天下也於是定為易詩

書春秋之文推明禮樂之器數而黜其所不合者又
為之論述其大意使其徒相與宗之以遺後之人然猶
曰如有用我者其為東周蓋經者所以載治而非以為
治也其後卒以大亂戰國吞滅秦漢崛起天下蕩然不
復堯舜三代之舊其後學者無所依據於是始皆求之
於書而孔氏之經遂行於天下故儀封人見曰天下之
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而孔子亦曰天之未
喪斯文也嗚呼豈非天哉自是以來句斷章解補緝壞

爛歷世數十而不能相一蓋至今百有餘年之間豪傑之士相因而起始能推明其說務合堯舜三代之舊以無失於孔氏之遺意蓋自伏羲至於孔氏而道始存於經自孔氏至於今而經始明有能施之於治殆庶幾乎會之於心驗之於物其行之以誠其裁之以義其聚為仁其散為禮本末並舉幽顯一致卓乎其不可易也雖然將即是經以求其制度器數之等而盡復堯舜之舊歟則其世遠矣其事往矣迂暗而不明牽合而難通而

天下病矣夫不必求之堯舜三代則將節文而自為之
歟則內顧自疑而不敢為雖為之而無所折衷則民不
從矣然則姑守其所聞以為如是而足以治歟則無驗
於事者其言不合無攷於器者其道不化論高而實違
是又不可也徘徊旁徨久而不得定歟則好為異論以
敗經者將遂出其間矣是又不可以不懼也噫世無聖
人而天下之所恃以為治者是經之空言而已以其未
能出於經也是以治亂之效無以異於前世其難齊之

俗致變之由或反甚焉夫擬天地之變化觀治道之離合如此其大也及其經之明如此其難也世之君子可以即其故而深思矣

詩

此篇論詩言周最詳

夏商遠矣書籍所載存其大畧而其詳不可得而言矣

詳而可言者莫如周言周之最詳者莫如詩夫人之治

始於艱難而成於積累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

之艱難也

及其天命既集極盛而太平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既醉太平也至

於始衰而復興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

遂微而

不振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故作

是詩也

與其後世嘗更塗炭之民憂傷悲怨思蒙其道而

不可復得者皆見於詠歌而極於形容故夫學者於周之治有以考見其次第難易雖遠而不能忘者徒以其詩也詩之興尚矣夏商以前皆磨滅而不傳豈其所以為之者至周人而後能歟夫形於天地之間者物也皆一而不同者物之情也因其不同而聽之不失其所以

一者物之理也堅凝紛錯逃遁隱伏無不釋然而解悠然而遇者由其理而不可亂也是故古之聖賢養天下以中發人心以和使各由其正以自通於物絀緼茫昧將形將生陰陽晦明風雨霜露或始或卒山川草木形著茂長高飛之翼蟄居之蟲四時之迭至聲氣之感觸華實榮耀銷落枯槁動於思慮接於耳目無不言也旁取廣喻有正有反比次抑揚反覆細繹大關於政化下於鄙俚其言無不到也當其抽辭涵意欲語而未出發

抒情性若止而不窮蓋其精之至也夫言語不通嗜慾
不齊風俗不同而世之先後亦大異矣聽其言也而文
不能違焉此足以見其心之無不合也然後均以律呂
諫以官師金石震蕩節奏繁興羽旄干戚弦匏簫管被
服袞黼拜起揖遜以祭以宴而相與樂乎其中於是神
祇祖考相其幽室家子孫協其明福祿盛滿橫暢旁決
充塞宇宙薰然粹然不知其所以然故後世言周之治
為詳最者以其詩見之然則非周人能為詩蓋詩之道

至於周而後備也夫王道之始自盛而入衰則天下之心始自親而入怨蓋幽厲以來忽亡天下無以整齊諸侯而一其民其勢如冰合而忽解雲附而忽散刀鋸斧鉞如林而起同壤異制而權衡小數始出於政令之中矣然猶深原憤發能思其先君祖考之舊以寬意敢忘而不敢叛敢怨而不敢怒嗚呼仇者親之對也逆者順之資也苟未至於不可以悔而或可以收者則皆眷然而不忍慨然而有欲為者矣然則於其周人之治不獨

以其極盛者而言之蓋其衰而猶若此也至於削滅潰壞亡失其舊而不可復考然後泯然而不作矣然則詩

亡然後春秋作豈不信哉雖離騷詩之變也

史記屈原為上官大

夫讒王怒而疏之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賦詩之流也

選皇甫謐三都賦序子夏序詩二曰賦故知賦者古

詩之流也異體雜出與時轉徙又下而為俳優里巷之辭然

後詩之類也寬閒平易之心必習為怨懟無聊之言莊誠恭敬之意必變為侮笑戲狎之情此詩之失也夫古

之為詩也求以治之後之為詩也求以亂之然則豈惟
其見周之詳又以知後世之不能為周之盛極而不可
及也

書

此篇論
常心

天有常道地有常事人有常心何謂常心父母之於子
也無不用其情言不意索而傳事不逆慮而知竭力而
不為父者不告其人者必以告其子此之謂常心其於
人也不然以外之不常喪其所常矣夫天地之常而得

之於物也不後而將不先而逆喜怒哀樂稱事之當然而不為過見之者疑乎拙其於庶物也無窮聖人得是心也奉而行之用其厚去其薄用其朴去其巧用其不知去其知廟堂之謀其於野人必忠告而求聞焉天地不能違鬼神不能間復合而為一是故哀憐慘怛保衛刑政以救其民而復其常今夫外乎人之思慮而不出於所則知者其事文以深其謀密以巧伏於潛淵之下而動於九天之上使其卒然莫得其所從事亦其心之